

奥巴马「爱将」被指「无人机战犯」

——美国中央情报局候任局长约翰·布伦南其人其事

只能“听天由命”

自从去年11月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因“婚外恋”丑闻下台后,布伦南就成了呼声最高的继任者人选,可是布伦南要想真正“上位”也并不容易,各种各样的杂音频频出现。

在2月7日进行的首次参议院听证会上,信心十足的布伦南刚一坐稳,一群来自名为“粉红代码”的反战组织成员犹如旋风一般冲到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无人机屠夫”。在布伦南宣读证词时,又有闹场的抗议者起哄,高喊“布伦南是战犯”等口号。与会的参议员们也似乎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无心听取布伦南的陈述,只是不断质问布伦南负责中情局“无人机定点清除”行动时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哪些授权,以及奥巴马在无人机伤害他国平民的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政策角色”。

面对反战团体的声讨和参议院的“刁难”,布伦南只能被动地辩称中情局、五角大楼和白宫都对使用无人机反恐“非常慎重”,是“最后的选项”,“万不得已才会使用”,公众不应低估政府官员决定在海外杀死一个人时内心感到的“极度痛苦”。可是这些话并没能打动参议员们,2月12日,布伦南再赴参议院,在戒备森严的保密室里接受进一步质询,据说效果也不显著。据报道,无人机反恐作战始于小布什总统任内,但到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更为频繁。据独立新闻机构统计,奥巴马上台至今,美无人机行动超过250次,杀死3000多人,包括数百名他国平民。

对布伦南任命的表决一再被推迟,外界认为这是参议院与白宫就解密一些高度机密文件进行博弈,前者一直要求白宫公开更多有关中情局漏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馆事件的机密文件,而后者担心这是国会故意寻找“黑材料”,以便干扰奥巴马的施政。双方的较劲在布伦南的任命上“发酵”了,这位老牌中情局干将只能“听天由命”。

“不服输的牛仔”

布伦南是爱尔兰移民后裔,生于新泽西州北博根镇,1977年毕业于纽约福特汉姆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80年,布伦南在得克萨斯大学获政府管理和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大学三年级时,学校安排布伦南到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学习,这使他有机

在美国情报系统,57岁的约翰·布伦南有“谍报沙皇”之称。作为在中情局干了25年、曾担任白宫首席反恐顾问的“老法师”,布伦南是奥巴马眼中的“诸葛亮”,早该坐上中情局局长的位置。没想到一顶“无人机战犯”的帽子忽然被扣到布伦南的头上,让他的“上位”变得异常艰难。



会学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回国后,他在学校里看到了中情局的招聘广告,觉得这份工作能满足自己浪迹四海的心愿,于是就主动报名了。

在中情局里,身形健壮,一头短发的布伦南是个“不服输的牛仔”,他可以一个人干许多人的活,且毫不避嫌地抢过前辈的一些业务。1996年,他赴沙特出任中情局中东地区分支主管。1999年,他返回华盛顿,担任中情局副局长乔治·特尼特的办公室主任。2001年至2003年,布伦南担任中情局执行副主任,实际充当中情局“三号枢机主教”的角色。2004年,他出任国家反恐中心代理主任。2005年,布伦南离开白宫,成为一名安全顾问,还定期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不过,布伦南很少谈论他在中情局的秘密生涯。他说:“我确实参加过不同类型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经验。但很多事是机密的,不能和大家分享。”乔治·特尼特披露,布伦南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街头与伊朗间谍对峙。

长期在阿拉伯世界从事情报工作,使布伦南对这个地区的复杂情势有较深的理解。他曾批评小布什政府用“圣战”来形容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圣战’的真正含义是净化自己,为了神圣的道德目标而奋斗。误用这

个词,会让那些凶手得到宗教意义上的合法性。”

在海外情报界工作之时,布伦南对美国有种特殊感情。1996年,他在当中情局驻沙特站站长时,当地一座住宅楼遭汽车炸弹袭击,19名美国人死亡。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前来调查,布伦南一下子就认出弗里也是北博根镇人,两人从小认识,于是两人叙起了老乡情。正是得到弗里的引见与提携,布伦南与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搭上了关系。2007年,布伦南加入奥巴马的竞选阵营,担任外交政策顾问。大选结束后,奥巴马在芝加哥和他见面。奥巴马当时就有意提名布伦南担任中情局长,然而当时舆论正在批评小布什时代用严刑逼供的反恐手段,而布伦南在小布什时代当过中情局高官,曾在媒体上为一些反恐政策辩护,各方均质疑布伦南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奥巴马权衡再三,改变了主意。

改变中情局性质

奥巴马倒也没有亏待布伦南,任命他为负责国土安全和反恐政策的首席顾问。这是白宫的一个重要职位,负责统筹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的工作,又不需要国会批准任命。奥巴马派他去关闭了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不过,奥巴马同时命令他开启了无人机袭击的“地狱之门”。

奥巴马政府每周二都要举行被外界称为“恐怖日”的会议,拍板确定无人机打击目标。而布伦南则往来于中情局总部和白宫之间,与奥巴马确定无人机袭击的时间和方式。有人说,就是在白宫的秘密商议下,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种“宁杀勿捕”的反恐策略,直接用无人机将嫌疑人杀死,而不是抓人后拘禁审讯,引来无穷的政治麻烦。共和党参议员钱伯斯说,奥巴马政府四年里只抓捕了一名恐怖嫌犯,而杀死了的人成百上千。

有人认为,如果布伦南顺利坐上中情局局长的宝座,将意味着中情局会进一步转轨为战争工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讲师霍顿表示,布伦南“悄然改变了中情局的性质”,“他将把中情局从侧重情报搜集的谍报机构变为准军事组织。无人机行动只是开始,中情局未来可能会在机器人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安然



军事人物

环球军情

朝鲜“三项措施”应对韩美大规模联合军演

韩美两国出动20余万兵力,于3月1日至4月30日举行“关键决断”和“鹞鹰”联合军演。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3月8日发表声明称,韩美投入庞大兵力进行“关键决断”和“鹞鹰”演习是“联合侵略行为”,破坏了朝韩间的互不侵犯协议。因此,朝鲜正式宣布,在3月11日正式废除《朝鲜停战协定》后,全面废除所有朝韩互不侵犯协议。另外,鉴于美国60年来一直对朝鲜实行核威胁,朝鲜再次阐明,将完全废除与朝鲜半岛无核化相关的共同宣言。此外,朝鲜还将切断板门店朝韩热线电话。

俄罗斯国防部长称将助越南建立潜艇舰队

俄罗斯防长绍伊古3月4日抵达越南访问,并于当天参观了金兰湾海军基地。有消息称,俄罗斯准备重新启用位于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在会见越南防长冯光青时,绍伊古表示,“俄罗斯视越南为战略伙伴和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越南是俄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他还表示,俄罗斯将帮助越南建立潜艇舰队。越南是俄制武器和军事设备的最大进口国,且进口范围十分广泛,从苏-30MK2战机到“萤火虫”级巡邏艇、“基洛”级潜艇、“猎豹”护卫舰,因此俄罗斯国防部长此次访问越南受到格外关注。

美军“鱼鹰”日本试飞 日政府加强情报收集

驻日美军3月6日临时改变“鱼鹰”飞行训练路线,3架“鱼鹰”从冲绳县所属普天间基地飞往驻日美军岩国基地,并在日本本土进行为期三天的首次低空飞行训练。这使负责在驻日美军和日本各地方政府间进行协调的日本防卫省成为众矢之的。眼见抗议无效,日本四国地区各县政府也改变“战术”,要求居民协助共同监视“鱼鹰”。按照日本航空法规定,“鱼鹰”飞行训练高度在白天不得低于150米,夜间不得低于300米。一旦发现美军在飞行训练中不遵守飞行高度等规定,就坚决进行抗议。

海外传真

2月24日,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发布命令,要求阿国防部长在两周内驱逐驻扎在阿中部瓦尔达克省的所有美国特种部队。据称,驱逐原因是瓦尔达克省内有部分自称为“美国特种部队”的武装人员卷入“骚扰、虐待及杀害当地无辜平民的事件”,“对当地治安造成威胁,引发动荡”。声明同时要求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停止在该省一切特种部队行动,由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接管防务。此次事件再次表明,美军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已经很不得人心了。

“屠夫部队”恶名远播

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特种部队大约1万人,占美军海外部署特种部队总人数的85%,是美军维持“占领地”局势的“王牌”。然而,频频曝光的屠杀平民事件使美军特种部队有了“屠夫部队”的恶名。

2007年3月4日,一支120人的美军小分队就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贾拉拉巴德市大开杀戒,造成至少19人死亡。2008年8月,一支

美特种部队在阿富汗不得人心遭“驱逐”

20人的美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在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的联合作战行动中,呼叫了无人战机与武装直升机实施空袭,造成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90多人丧生。2009年5月4日,一支警察巡逻队在阿富汗法拉省甘贾巴德村遭塔利班武装围困,驻阿美军立即派出包括B-1战略轰炸机在内的强力空中支援,在逼退塔利班的同时几乎将小村夷为平地,造成147名平民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2010年7月27日,“维基解密”公开了9万多份有关美军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机密记录,揭露许多从未公布的战争内幕,包括西方盟军在阿富汗滥杀错炸,以及事后的掩饰行径。根据文件,自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死在北约军队枪炮下的无辜平民,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

2010年后,美军特种部队滥杀无辜的消息更是屡见报端。2010年2月12日夜晚,美国特种部队突袭卡塔巴村一户人家。共有2名孕妇、1名女少年、1名警察和他的哥哥被

射杀。2012年3月11日,一名驻扎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潘杰瓦伊地区的美军士兵凌晨闯入当地的3户人家,向屋内正在熟睡的人开枪射击,造成16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对这次杀害平民事件,美军强调是单人作案,阿富汗方面则有不同说法。一些居民声称有多人参与行凶。事件发生以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暗杀行为,是针对无辜平民的蓄意杀害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天边曙光”照耀谁?

去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阿富汗,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签署《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宣布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将于2014年结束。然而,就在奥巴马离开阿富汗三个小时后,喀布尔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塔利班宣布对此负责,并称这是对奥巴马访问阿富汗的回应。这使人们不得不怀疑阿富汗的局势是否真如奥巴马所说“天边已现曙光”。

虽然“塔利班”一词频频见诸报端,但实际上,西方媒体所说的阿富汗“反叛力量”主要由三个不同的普什图武装力量组成:其一是,由毛拉·奥马尔和舒拉委员会领导的塔利班。其二是,由前“圣战”组织领导人贾拉勒丁·哈卡尼和他的儿子领导的、位居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的“哈卡尼网络”。1996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虽然“哈卡尼网络”一直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但经常单独行动。不过,“哈卡尼网络”和塔利班有一个共同诉求,就是在所有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之前,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其三是,前“圣战”组织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该组织曾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不过在2001年多国部队进入阿富汗后,转入了反美阵营。

这三股“反叛力量”使驻阿美军很难受,奥巴马不得不向阿富汗增兵。在一些方面,增兵策略的确取得了成效,多国部队对塔利班的老巢、特别是坎大哈和赫尔蒙德省犁庭扫穴,并建立了名义上隶属卡尔扎伊

政府的政府机构。但是2014年撤离阿富汗的期限,也让“反叛武装”明白了一点:只要过了“眼前的坎”,2014年后一切如旧,根本无需谈判。塔利班就调侃说,“美国人拥有手表,而我们则拥有时间”。

近十年来,美国已经在阿富汗花费了近4000亿美元,几乎平均每天花费1亿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如果不能及时“抽身”,至2017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总花费将达1.7万亿美元。另据估计,要在2014年后维持足够稳定局势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警察,所需费用将高达60亿至80亿美元。目前的阿富汗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承担这项支出。此前有消息称,2014年后美国和其盟友每年将向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警察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不过在当前各国恶劣的经济形势下,能否落实很成问题。

从目前的阿富汗安全形势来看,不管是打,还是谈,美国及其盟友、包括阿富汗政府均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李大光